

负伤的知识人

民国人物评说

陈 远 著



商务印书馆

负伤的知识人

民国人物评说

陈远 著



商
略
中
书
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陈远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 - 7 - 100 - 08671 - 4

I. ①负… II. ①陈… III. ①文化—名人—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733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负伤的知识人

——民国人物评说

陈远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671 - 4

2012年2月第1版

开本889×1194 1/32

201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1页

定价:38.00元

序

—

一花一世界。

一个人的命运，在历史和现实的宏大叙事面前，固然微亮如豆，却也能烛照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

民国知识人的命运，实堪为读懂中国的一个群体样本。

曾几何时，有关这一群体的记忆，以意识形态画线，被割裂成了两个阵营。积极革命的，我们尚能从印刷品的程式化介绍中，描摹出他们命运的大致曲线，虽然，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群像，也被实用主义扭曲了；而当年这一群体中的其他许多人，却有意无意地被湮没于历史的掌故和故纸堆里。他们的作品不见了，他们的身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们的声音消失了。甚至，偶尔遭遇了，也要视而不见。他们成了沉没的一群，失踪的一群。或者不为人知，或者印刷品上留给后人的，是供批判嘲弄的可憎甚至不乏狰狞的面目。

越来越苍白，他们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历史、学术和精神的传承，就这样被人为割裂中断了。

没有了历史的传承和记忆，纵然是这些已经走进历史的先辈的损失，而后来者更是注定了在精神上漂泊无依，命运也难免多舛。

好在四时有法度，人间有纲常。被颠倒的，总会反转，被污名的，也终会洗清。

时光流转，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不仅从西方，也开始从历史尤其是曾被刻意湮没的历史中汲取资源和营养，养育今日智慧及精神，以启未来。一批批尘封已久的资料档案先后开放，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口述史以及研究著述，汗牛充栋。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拂去历史的尘埃，曾经沉没的历史，开始浮现，变得丰满和具象。一个个消失或者记忆模糊的名字，鲜活起来了。

原来世间多雄士，故国自是竞风流。

二

晚清以降，民国这一代知识人，他们成长于东西方思想文化冲突交汇之际，无论东方古老的传统，还是西方现代的思想观念，给那一代人留下了至深的印记。

他们与将逝的传统仍保留着血脉关联。对于古老的传统，无

论爱与恨，都是切肤之感，而不似今人之隔靴搔痒。

西方先进文化，也渗透进了他们的血脉。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自幼儿开蒙，即开始受西方文化熏陶。没有意识形态的限制，也少今人之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偏好，他们以今人都少有的开放心怀，吸纳异国文明，西方文化也成为他们的一个精神渊源。

在他们的故国，弱势的政府无暇他顾，无疑也给了那一代人思想的自由更高远的天空。无论传统现代，东方西方，在当时，都如天马行空般，留下了许多著述和传奇，给风雨飘摇的故国，涂抹了一片难得一见的瑰丽亮色。

不过，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知识人终究只是驾了一叶扁舟，常常由不得已，覆舟之难屡见不鲜。但整体性罹祸，却是世所少见。

鼎革之后，政治丕变。他们的思想和成就，虽然有过辉煌，甚至是一个时代文明的高点，却因是前朝旧物，自然不见容于要去的新社会，成了新社会新时代的“废弃物”。百无一用是书生。于是，要么自我改造自我革命，放弃旧日之自我，以适应新社会，要么渐行渐远渐无声，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中。

曾经，贫病没有挫折他们，战火中的颠沛流离没有动摇他们，但他们在新时代却被轻易地放逐了。要多大的力量才能这样？

他们的爱国心，他们的家国情怀，被无情践踏，被辜负。他们是“负伤的知识人”，为政治所伤，为时代所伤，为自己热爱的国家所伤。无疑，他们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情的一代知识人。

一个号称敝帚都要自珍的国家，却如此这般豪奢地对待自己民族的文化精英，弃自己的肱股之士如同敝屣，这又是怎样的悲剧？以至于后人打捞整理阅读那些曾经辉煌而又沉没的历史的时候，也是满怀惆怅悲情。

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纵然思想被雪藏，肉体遭摧残，他们都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犹如流星般，划过了黑暗的夜空。在精神上，他们也不是无根之木，他们有自己的故国家园可以守望。

相形之下，今天，包括我们在内的诸多读书人，在现实政治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影响下，既无力续接古老的传统，也无法深入西方文化的核心，物质上进入了现代社会，精神上，却是无根之木，是漂流的浮萍，成了现代社会的边缘人。一旦受伤，没有也找不到可以回去疗伤的家园。今日之读书人变得越来越功利暴戾，缺少了雍容倜傥的精气神，也多源于此。

风流已绝。

三

知晓了从哪里来，才能明了去往何处。

我个人对民国史、民国时期知识人命运的阅读，既非为了猎奇，也非仅仅是为了自身知识的完善，更大程度上，像是一个流浪已久的游子，想找回自己的故园。

陈远兄的《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在众多的民国读物中，跳出了相关当事人口述史的感情和利益纠葛，也不同于一般后世著述“事后诸葛”式的窠臼，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带着温情和敬意，搜集各方资料，沉着平缓地叙述复原着故国旧事，没有动人心魄的传奇，没有生离死别的悲壮，通过点点滴滴的小事，透过个体命运叙述朴实无华的文字，同样让我能感受到历史的惊涛骇浪与吊诡，以及个人在大时代的无奈与坚守。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只是希望，历史行进到今天，社会有进步，民国那一代知识人遭遇的风流劫，再也不会后来者身上重演。这是我阅读陈远兄这部著述的感受，也是内心对我素所敬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以及类似出版物的一点小小的期待。

朱学东

2011年10月

目录

序

教育当年

批清华，也批北大，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阅读这些关于民国教育的文字，依稀可以听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呼唤：教育，魂兮归来！

- 2 清华风物今安在？
- 8 不同的大学，相同的命运
- 12 令人怀念的老报馆
- 15 家学的消亡
- 21 看那一群风流的人物
- 25 老南开人的一代风骚
- 29 北大 110 周年校庆的反思

昔日教育家

过去的教育家，都懂得教育的本质是塑造人。然而这个过程却不简单，每个大学的掌舵人，对于教育都有自己的理解，使得当年的大学各具姿态，而不似今日大学，千人一面。

- 38 胡适日记中的学潮
- 47 胡适不宽容的一面
- 50 梅贻琦的选择
- 54 生死皆寂寞的教育思想家
- 58 “性”博士的文化气魄
- 62 蒋梦麟：联合中的现实考虑
- 66 梅贻琦：西南联大的真正掌舵人
- 70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

负伤的知识人

过去的知识分子，在其后半生走过的都是荆棘路。既不盲目赞美，也不一味渴求，对于这些前辈，若能有一种设身处地的体察，方不负先贤之初心。

- 86 黄炎培：以教育始，以政治终
- 91 此般师生此般情
- 96 在学术与气节的跷跷板上
- 104 被辜负的爱国心
- 110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 119 历史的吊诡

- 123 费孝通的两个世界
127 刀割到自己方觉痛
132 贾植芳：负伤的知识人
137 赵俪生：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歧路
145 关于季羨林去世的几点思考
148 广陵散从此绝矣

换个角度读历史

并非试图推翻历史的定论，而是希望看到更真实的历史。

- 160 蔡元培为什么能够做成最成功的教育家新解
165 由燕京大学想到的
169 “北大是常为新的”新解
174 西南联大：不是最好的学校
178 郑天挺“奉调”南开探微
191 势利的历史
195 费正清为什么反对李约瑟

出山与在山

出山与在山，一直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两难选择。出山不比在山清，但若是知识分子一味爱惜羽毛，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 202 出山不比在山清
208 蒋介石：总统原来是常人

- 216 章乃器：在政治和经济的天平上
234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
244 大公报四巨头

读书札记

读书，就是和古人拼智慧。文字，尤其是回忆性文字，是有遮蔽的，要从古人的字里行间寻找漏洞。

- 260 两相比较读《家书》
263 家书中的历史
267 知道的和说出的
271 人间正道是沧桑
275 李新回忆录的一致与不一致
280 仅有理念是不够的
285 自由不在彼岸，而在于争取
288 道与势之间的党人之争
293 一杯毒酒，他却甘之如饴
298 陶菊隐又如何？
302 一边心凉 一边眼热
307 顾颉刚的方法 李泽厚的思想
311 “不采蘋花即自由”

与前辈谈

当代华语学术界四大重镇思想的精华。

316 李泽厚：《论语》非圣经

322 余英时：《论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

329 许倬云：《万古江河》是思乡，更是对中国的期望

340 与唐德刚先生聊历史

346 后 记

教育当年

清华风物今安在？

历史常常诞生于偶然之间，偶然诞生的历史往往又能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作为国耻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与清华大学的诞生均无必然之联系。但是历史的诡吊，偏偏让这两件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个中缘由，恰可用本文的开端作为解释。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梁诚有一次往见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谈话中这位美国的国务卿无意说出了“赔款原属过多”，长于涉外的驻美公使当然不会错过良机。于是，梁诚一方面要求美方带头核减赔款数目，一方面又急报中国政府，建议向美交涉要求美方退还多余的款项。如何使美方把落入口袋中的银子再掏出来返还中国，梁公使想必大费心思。及至1907年12月3日，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美国总统在国会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度能渐渐融洽于今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

翌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路提正式通知其驻华公使柔克义：总统于1908年12月28日的实施法令中指示，赔款之退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这一段曲折，便是被老一代清华人称之为“国耻纪念碑”的“游美学务处”的由来。

2003年3月份，我曾到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家中与其进行一番关于梅贻琦校长的对话，那篇对话最初经我整理，由于当时刚刚出道，整理结果殊不尽人意，后来经黄老审阅，黄老不辞劳苦，又经一番加工，几近重新写过，遂使文章文采斐然，此亦见黄老治学行文的严谨。那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我供职的《中国产经新闻》，随后不久，我辞职赋闲在家。其时，黄老以其多年研究清华校史的大著见赠。《图说老清华》即为其中之一。

赋闲在家，除了抓紧时间另觅饭辙，更免不了读书自遣。黄老的几本大著伴我度过大半无聊的时光。《图说老清华》以清华的校史为纲，借图片描绘老清华的轮廓，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爱读书不求甚解”的人来说，在读图的过程中遥想清华的故事，自然是最惬意的事。

清华前期人物，周诒春自然不可不提。周是清华学堂改称学校之后的第一任副校长，在首任校长唐国安卸任之后顺利接任，任职期间，于清华建树颇多：硬件如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的兴建，软件如“人格教育”和“三育并举”的倡导，均为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之事。而尤为不可不提者，则是1916年他呈文外交部，请“逐步扩充学校，设立大学部”，此为

清华成为中国独立教育事业之开端，在清华校史上可谓浓墨重彩。周的呈文以行楷书之，洋洋数页，涂抹修改之处颇为不少，可见周校长擘画清华蓝图之心血。据黄老统计，在 1959 年公布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学生达 28 人之多，其中有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以及哲学家金岳霖，等等。早年的甲所与乙所为校长住宅，简陋而古朴，与我当时租住的小房子几近相同。所不同者，当然是前者宽敞许多。这一时期梅贻琦已学成回国，在清华出任教务长（1926—1928），不过其时周诒春已离任，当时的校长为曹云祥。

这一时期的教师合影看上去也颇具意味，譬如 1921 年的教师群体：国文部的梁启超诸人一律长袍马褂，而其他各部则均为西服革履。遥想这一群风流人物行走于清华园的景象，令人忍俊不禁。服饰的不同，其实代表了文化取向上的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多元性。

国学研究院也在这一时期得以成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各具姿态，可谓天作之合。而吴宓则是国学研究院的主任。朱自清这时任教于中文系并兼系主任，刘崇鋮则是历史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后来当了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先生，当时则是算学系的教授并兼系主任，其他的名师如叶企孙、陈岱孙也都身居要职，他们当时的照片看去年纪都不大，好像都在 30 岁左右的样子。于是我就想我怎么就没有早生那么百八十年？就